# 园丁集

泰戈尔著



本社出版的
泰戈尔诗集

---

**流萤集**（诗集）
吴　岩译

**园丁集**（散文诗集）
吴　岩译

**飞鸟集**（散文诗集）
郑振铎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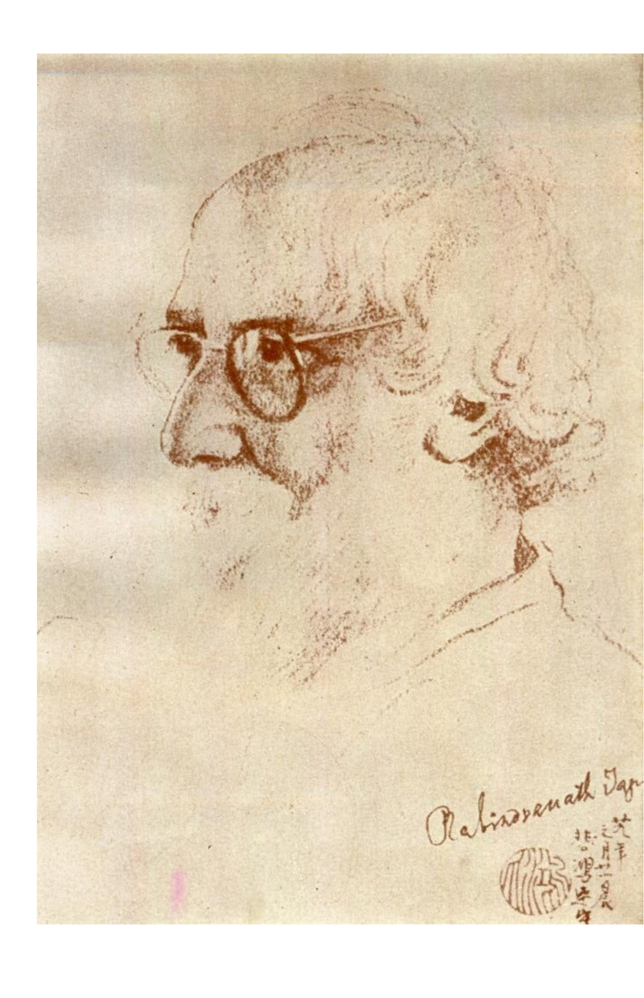
**游思集**（散文诗集）
汤永宽译

# 园　丁　集

〔印度〕泰 戈 尔 著

吴　岩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泰　　戈　　尔

# 序

印在这本书里的、从孟加拉文译过来的、关于爱情和人生的抒情诗，写作的年代，大部分比收在名为《吉檀迦利》那本书里的一系列的宗教诗，要早得多。译文不一定都是逐字逐句直译的——有时有所节略，有时有所阐释。[①]

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

① 这是泰戈尔亲自翻译的《园丁集》英译本的序。本书即据此英译本重译。

献　　给

W·B·叶芝

# 一

臣仆

我后，垂怜你的仆人吧!

皇后

会议结束了，我的臣子们都散了。你为什么在这样晚的时刻才来呢?

臣仆

当你处理完了别人的事，这就挨到我了。

我来要求的，就是留给你最后一个仆人做的事情。

皇后

时候已经太晚了，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臣仆

委派我作你花园里的园丁吧。

皇后

这是什么傻劲儿呀?

臣仆

我决意放弃我的其他职务。

我把我的剑与矛委弃在尘土之中。不要派遣我去遥远的宫廷;不要嘱咐我从事新的征伐。却委派我作你花园里的园丁。

皇后

那末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臣仆

侍奉你悠闲的时日。

我要使你清晨散步的花径永远鲜妍,你的双足,将步步受到繁花舍命地礼赞相迎。

我要摇荡在七叶树间荡秋千的你,傍晚的月亮将竭力透过树叶来吻你的衣裙。

我要以香油添满那燃点在你床头的灯;我要以凉鞋、以番红花浆所作的奇妙的图案,装饰你的足凳。

皇后

你要求什么作你的酬报呢?

臣仆

容我握起你柔嫩如莲花蓓蕾一般的纤手，把花环轻轻地套在你的腕上；容我以无忧树花瓣的红汁，染你的脚跟，而且吻掉那偶或滞留在脚跟上的一星尘土。

皇后

我赐你如愿以偿，我的仆人，你将作我花园里的园丁。

## 二

“啊，诗人，黄昏渐近；你的头发在花白了。

“在你孤寂的冥想中，你可听到来世的消息？”

“是黄昏了，”诗人说，“而我正在谛听，也许村子里有人呼唤，虽然天色已经晚了。

“我留神年轻而失散的心是否已经相聚，两对渴慕的眼睛是否在祈求音乐来打破他们的沉默，替他们诉说衷情。

“如果我坐在人生的海岸上，竟冥想死亡与来世，那末，有谁来谱写他们的热情的歌呢？

“早升的黄昏星消失了。

“火葬堆的火光在寂静的河畔慢慢地熄灭了。

“在残月的光华下，豺狼从荒屋的院子里齐声嗥叫。

“如果有什么流浪者，离家来到这儿，通宵无眠，低头听黑暗的喃喃自语；如果我关上大门，竟想摆脱尘世的羁绊，那末，有谁来把人生的秘密悄悄地送进他的耳朵呢？”

“我的头发在花白了，那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永远跟村子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跟最年迈的人一样年迈。

“有的人微笑，甜蜜而且单纯；有的人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目光。

“有的人大天白日里泪如泉涌；有的人黑夜里掩泣垂泪。

“他们大家都需要我，我无暇思索来世。

“我跟每一个人是同年的，如果我的头发花白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 三

早晨，我把我的网撒进大海。

从那黑色的深渊里，我拉起来了形状奇异、颜色殊丽的东西——有的灿烂如微笑，有的闪烁如泪珠，有的嫣红如新娘的面颊。

我背着一天的收获回家时，我的爱人正坐在花园里，悠闲地撕着一朵花的花瓣。

我迟疑了片刻；我把我网到的一切放在她的脚边，默然伫立。

她瞧了一眼，说："这些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我不明白它们有什么用处！"

我羞惭地低头思量："我并没有求索过这些东西，我并没有购之于市集；这些东西对于她并不是适宜的投赠。"

于是，通宵达旦，我一件件的把它们丢在街上。

**早晨，旅人来了；旅人捡起这些东西，把它们带往遥远的国家。**

## 四

咳，他们为什么把我的房子筑在通向市镇的路旁呢?

他们把装满货物的船，碇泊在我的树木附近。

他们来来往往，任意漫游。

我坐在那里瞧他们；我的时间消逝了。

把他们赶走我做不到。而我的日子就这样的逝去了。

日日夜夜，他们的足声，响在我的门旁。

我徒然叫喊，“我不认识你们。”

他们之中，有些人我的手指认识，有些人我的鼻孔认识，我血管里的血仿佛认识，而有些人乃是我的梦所熟识的。

把他们赶走我做不到。我招呼他们，我说：“不

论什么人，谁愿意，就到我的屋子里来吧。是的，来吧。”

早晨，钟在庙里鸣响。
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来了。
他们的双脚是玫瑰红色的。他们的脸上是晨曦的光。
把他们赶走我做不到。我招呼他们，我说：“到我的花园里来采撷繁花吧。到这边来吧。”

正午，锣在宫门口鸣响。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丢下工作，在我的篱笆附近流连不去。
他们头发上的花朵，苍白而枯萎；他们笛子里吹出来的音调，慵倦而无力。
把他们赶走我做不到。我招呼他们，我说：“我的树荫下面很凉快。来吧，朋友。”

黑夜，蟋蟀在树林里唧唧而鸣。
那缓步来到我的门前、轻轻地敲门的是谁呢？

我蒙蒙眬眬地看到了他的脸,默然无语,天空的寂静笼罩四方。

把我的缄默的客人赶走我做不到。我透过黑暗瞧他的脸，而酣然入梦的时间逝去了。

## 五

我心绪不宁。我渴望遥远的事物。

我心不在焉，热望着接触那昏暗的远方的边缘。

呵，伟大的远方，呵，您那笛子的热烈的呼唤呀！

我忘记了，我总是忘记了，我没有飞翔的翅膀，我永远束缚在这一个地方。

我焦灼，我失眠，我是一个异乡的异客。

您吹送给我的气息，悄声微语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希望。

您的言语，我的心把它当作自己的言语。

呵，我所求索的远方，呵，您那笛子的热烈的呼唤呀！

我忘记了，我总是忘记了，我不认识路，我没有飞马。

我心绪不宁，我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流浪汉。

在慵倦的时刻，烟雾朦胧的阳光下，在天空的一片蔚蓝里，出现了你的何等浩瀚的幻影呵！

呵，遥远的天涯海角，呵，您那笛子的热烈的呼唤呀！

我忘记了，我总是忘记了，在我那独自居住的房子里，门户处处是关着的呵！

## 六

家鸟是在笼子里，野鸟是在森林里。

它们在机缘凑巧的时候相遇了，这原是命运的安排。

自由之鸟大声疾呼，“我的爱人啊，让我们飞向森林。”

笼中之鸟悄悄低语，“到这里来吧，让我俩住在笼子里。”

自由之鸟问道，“在笼子里，哪儿有展翅飞翔的地方？”

“咳，”笼中之鸟叹息，“在天空里，我真不知道哪儿是栖息的地方。”

自由之鸟大声要求，“我的宝贝，唱林地的歌吧。”

笼中之鸟回答，“坐在我的身边，我教给你学者的谈吐。”

森林之鸟高声大叫，“不，呵不！歌是永远不能教的。”

笼中之鸟诉说，“我真可怜，我不懂得林地的歌啊。”

他们的爱情因期望而热烈深切，但他们永远不能比翼齐飞。

他们透过笼子的铁栅互相凝视，但徒然的是他们彼此要想了解的愿望。

他们在热望中扑动着翅膀，他们歌唱：“挨得更近些，我的爱人。”

自由之鸟大声绝叫，“这不成，我害怕那笼子的紧闭的门。”

笼中之鸟悄悄低语：“咳，我的翅膀无力而没有生命啊。”

## 七

啊，母亲，年青的王子要在我家门口经过——今天早晨我怎么能干我的活儿呢？

教给我怎样编我的辫子；告诉我穿什么衣裳。

你为什么诧异地瞅着我呢，母亲？

我明明知道，他不会抬头看一眼我的窗子；我明白他在转瞬之间就会走得看不见人影；只有逐渐消失的笛声，会从远方呜呜咽咽地传到我的耳旁。

可是年青的王子要在我家门口经过——我要在这一刻穿上我最好的衣裳。

呵，母亲，年青的王子的确在我家门口经过，早晨的太阳从他的马车上闪射出光芒。

我从我脸上掠开面纱，我从我颈子上摘下红宝

石的项链，我把项链投在他经过的路径上。
你为什么诧异地瞅着我呢，母亲?
我明明知道，他并不捡起我的项链；我知道：项链碾碎在他的车轮下，只剩一块红斑留在尘土上，而我的礼物是什么，我把它送给什么人，却谁也不知道。
可是年青的王子的确在我家门口经过，我把我胸口的珠宝投到了他的道路上。

## 八

当我床头的灯熄灭了，我与早醒的鸟一同醒来。

我坐在我的打开的窗子边，我蓬松的头发上笼着一圈鲜花。

在早晨玫瑰色的雾霭里，年青的旅人沿着大路走来。

珍珠的项链挂在他的颈子上，阳光落在他的皇冠上。他停在我的门口，热情地大声问我，“她在哪里呢？”

正因为害羞，我说不出口：“她就是我，年青的旅人，她就是我。”

黄昏时分，灯还没有点亮。

我心绪不宁地编着我的辫子。

在夕阳的红光里，年青的旅人坐着他的马车来

了。

他的马儿口角边吐着白沫，他的衣裳上蒙着尘土。

他在我的门口下车，用疲倦的声音问:“她在哪里呢？”

正因为害羞，我说不出口:“她就是我，疲倦的旅人，她就是我。”

这是四月的夜。我的房间里点亮了灯。

南来的微风柔和地飘拂。絮聒的鹦鹉在笼子里酣睡。

我的胸衣是孔雀颈子的颜色，我的斗篷象嫩草一样青翠。

我坐在窗边地板上，凝望着寂无人迹的街道。

透过黑暗的夜，我不断低吟:“她就是我，失望的旅人，她就是我。”

# 九

当我在夜间独自去赴幽会的时候，鸟也不唱了，风也不动了，房子默默地站在街道的两旁。

一步响似一步的是我自己的脚镯，它使我感觉害羞。

当我坐在露台上谛听他的足音的时候，林间的叶子寂静无声，河里的流水也凝然不动，正如那睡熟了的哨兵膝上的利剑。

狂乱地跳动的是我自己的心——我不知道怎样使它平静。

我的情人来了，来坐在我的身旁，当我的身体颤抖，我的眼帘下垂的时候，夜黑起来了，风把灯吹灭了，而云给繁星笼上了面纱。

闪烁发光的是我自己胸前的珠宝。我不知道把它遮掩。

## 一〇

搁下你的工作吧，新娘。听，客人已经来了。
你可听见，他正轻轻摇动那拴住大门的链子?
留神别让你的脚镯发出响亮的声音，而你迎迓他的脚步也别过分匆忙。
搁下你的工作吧，新娘，客人已经在黄昏中来了。

不，这不是阴森森的风，新娘，你别惊惶。
这是四月之夜的满月；院子里的阴影是苍白的；头上的天空是明朗的。
把面纱蒙在你的脸上吧，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提着灯到门口去吧，如果你害怕。
不，这不是阴森森的风，新娘，你别惊惶。
如果你害羞，就不要跟他说话吧；你迎接他时，

你就站在门边吧。

如果他问你话，如果你愿意缄默，那就不妨默默地垂下你的眼睛。

当你一手掌灯，引他进来的时候，别让你的手镯叮叮当当。

如果你害羞，就不要跟他说话吧。

你还没有做完你的工作，新娘？听，客人已经来了。

你还没有点亮牛棚里的灯?

你还没有准备好晚祷时贡献的花篮?

你还没有在你头发分梳的地方点上朱砂痣？你的晚妆还没有停当?

呵，新娘，你可听见，客人已经来了?

搁下你的工作吧！

## 一一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如果你的辫子松了，如果你的头路分得不直，如果你胸衣上的缎带没有结好，你都不用介意。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来吧，以轻捷的脚步越过草地而来吧。
如果你脚上的赭石因露水而脱色了，如果你脚上的铃铛圈儿松弛了，如果你项链上的珍珠脱落了，你都不用介意。
来吧，以轻捷的脚步越过草地而来吧。

你可看见云霾遮蔽着天空？
成群的白鹤从远处河岸向上飞冲，灌木丛生的荒原上奔腾着一阵阵方向不定的狂风。

焦急的羊群向村子里的羊栏直奔。
你可看见云霾遮蔽着天空?

你徒然点亮你梳妆的灯——灯在风中摇曳熄灭了。
谁能知道你的眼皮上没有抹上灯煤呢?因为你的眼睛是比雨云还要乌黑啊!
你徒然点亮你梳妆的灯——灯熄灭了。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如果花环没有编好,谁在意呢;如果腕上的链子没有接好,那就随它去吧。
天空布满云霾——时间已经不早了。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 一二

如果你愿意忙碌，愿意盛满你的水瓶，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

湖水将依恋地环抱你的双足，汩汩地诉说它的秘密。

欲来的雨的影子落在沙滩上；云低压在一系列蔚蓝的树木上，正如浓重的头发覆在你的眉毛上。

我十分熟悉你足音的律动，它动荡在我的心里。

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如果你一定要盛满你的水壶。

如果你愿意偷闲小坐，并且让你的水壶在水上漂浮，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

草坡是翠绿的，野花是数不尽的。

你的思想将如鸟儿离巢，从你乌溜溜的眼睛里往外飘浮。
而你的面纱将落到你的脚边。
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如果你一定要闲坐。

如果你愿意丢下你的游戏，愿意在水里泅游，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
把你蓝色的斗篷留在湖岸上吧，蓝蓝的湖水将会掩盖你和隐藏你。
波浪将踮起脚来吻你的脖子，在你的耳边悄声细语。
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如果你愿意在水里泅游。

如果你一定要疯疯癫癫，一定要纵身跳向死亡，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
湖水冰凉而深不可测。
湖水黑暗如无梦的睡眠。
在那湖水深处，昼夜不分，而歌声就是沉默。
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如果你愿意投水自尽。

## 一三

我并不要求什么，我只是在森林边缘的树木背后站站而已。

倦色依旧残留在黎明的眼睛上，露水依旧残留在空气里。

湿草慵懒的气味，凝聚在大地上的薄雾里。

在榕树下，你用手挤着牛奶，你的手象乳酪般柔软和新鲜。

而我兀立不动。

我并没有说一句话。唱歌的是躲在丛莽后的鸟儿。

芒果树的花朵飘落在村野的大路上，而蜜蜂嗡嗡地挨次飞来。

池边湿婆[①]神庙的大门开了，礼佛的人已经诵

起了经文。
裙子上放着瓶子，你正挤着牛奶。
而我站在那里，捧着我那空空的罐头。

我并没有走近你。
天空随着庙里的锣声醒来。
被驱策的牛羊，蹄子在大路上扬起了灰尘。
汩汩作响的水壶靠着臀部，妇女们从河边回来。
你的手镯在叮当作响，而奶瓶上泡沫四溢。
清晨消逝了，而我并没有走近你。

---

① Shiva 或 siva，亦即“大自在天”，印度三大神中司破坏之神。

## 一四

中午已逝，竹枝在风中萧萧摇曳，我在路旁踯躅，不知道为了什么。

俯伏的树影伸出手臂，挽住匆忙的日光的双足。

布谷[1]唱厌了它们的歌曲。

我在路旁踯躅，不知道为了什么。

亭亭如盖的树，遮荫着那水边的茅屋。

有一个人在忙着她的工作，她的手镯在角落里发出音乐。

我兀立在那茅屋的门前，不知道为了什么。

曲折的小径，通过好些芥菜田，好些芒果林。

它经过了村子里的庙宇，码头边的市集。

我停留在那茅屋的门前，不知道为了什么。

那是多年前微风和煦的三月天，那时候春的细语是慵倦的，芒果花正掉落在尘土上。

粼粼的水波激荡，水花舐吻着放在河埠踏级上的铜壶。

我想起了微风和煦的三月天，不知道为了什么。

夜影渐浓，牛羊也回到它们的栏里去了。

孤寂的草原上暮色苍茫，村里的人在河边等着渡船。

我缓步回去，不知道为了什么。

---

① 原名为 koel，一种印度的布谷鸟。

## 一五

我飞跑如一头麝香鹿：因为自己的香气而发狂，飞跑在森林的阴影里。

夜是五月中旬的夜，风是南来的风。

我迷失了我的路，我彷徨歧途，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

我自己的欲望的形象，从我的心里走出来，手舞足蹈。

闪烁的幻象倏忽地飞翔。

我要把它牢牢抓住，它躲开了我，它把我引入了歧途。

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

## 一六

两手相挽，凝眸相视：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心的记录。

这是三月的月明之夜；空气里是指甲花的甜香；我的横笛遗忘在大地上，而你的花环也没有编成。

你我之间的这种爱情，单纯如歌曲。

你的番红花色的面纱，使我醉眼陶然。

你为我编的素馨花冠，象赞美似的使我心迷神驰。

这是一种欲予故夺、欲露故藏的游戏；一些微笑，一些微微的羞怯，还有一些甜蜜的无用的挣扎。

你我之间的这种爱情，单纯如歌曲。

没有超越现实的神秘；没有对不可能的事物的强求；没有藏在魅力背后的阴影；也没有在黑暗深处的摸索。
你我之间的这种爱情，单纯如歌曲。

我们并不背离一切言语而走入永远缄默的歧途；我们并不向空虚伸手要求超乎希望的事物。
我们所给予的和我们所得到的，都已经足够。
我们不曾贪欢过度，不致从欢乐中榨出痛苦的醇酒。
你我之间的这种爱情，单纯如歌曲。

# 一七

黄鸟在她们的树上歌唱，使我的心欢腾雀跃。

我们俩同住在一个村子里，那就是我们的一桩欢喜。

她宠爱的一对羊羔，来到我们花园里树荫下吃草。

如果羊羔闯进了我们的大麦田，我就双手把羊羔抱起。

我们村子的名字叫卡旃那，大家管我们的河流叫安旃那。

我的名字全村都知道，她的名字叫兰旃娜。

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块田地。

在我们的小树林里作窠的蜜蜂，到她们的小树

林里采蜜。

从她们的河埠上扔下去的花朵，浮到我们洗澡的溪流里。

一篮篮干燥的红花，从她们的田野里来到我们的市集上。

我们村子的名字叫卡旃那，大家管我们的河流叫安旃那。

我的名字全村都知道，她的名字叫兰旃娜。

曲曲折折通到她家门口的小巷，春天里充满了芒果花的芳香。

她们的亚麻子成熟得可以收割的时候，大麻在我们的田里开花。

在她们的茅屋上微笑的繁星，送给我们同样荧荧发亮的眼光。

涨满了她们的池塘的春雨，也使我们的迦昙波[1]树林欢欣。

---

① Kadam，亦名 Kadamba，茜草属植物，开大黄色花，作桔香。

我们村子的名字叫卡旃那，大家管我们的河流叫安旃那。

我的名字全村都知道，她的名字叫兰旃娜。

# 一八

两姐妹去汲水的时候，她们来到这个地方就莞尔微笑了。
她们一定感觉到了:每逢她们去汲水的时候,总是有个人站在树木背后的地方。

两姐妹窃窃私语，当她们经过这个地方。
她们一定猜到了那个人的秘密：每逢她们去汲水的时候，那个人总是站在树木背后的地方。

两姐妹的水壶突然倾斜,壶里的水往外流泻,当她们到达这个地方。
她们一定发现了那个人在心跳：每逢她们去汲水的时候，那个人总是站在树木背后的地方。

两姐妹相视而笑，当她们来到这个地方。

在她们轻捷的脚步里，有一种使那个人心迷意乱的欢笑；每逢她们去汲水的时候，那个人总是站在树木背后的地方。

## 一九

满满的水壶靠着臀部，你在河滨小径上走过。

你为什么迅速地转过脸来，透过飘扬的面纱偷偷地睃我呢?

你从黑暗中投到我身上的、明亮的眼光，象一丝微风，送一阵颤栗透过粼粼的水波，又吹向朦胧的岸边。

你投到我身上的眼光，象黄昏时分的飞鸟，匆忙地穿越没有灯火的房间，从一个开着的窗子进去，从另一个开着的窗子出来，便消失在黑夜里了。

你隐藏如群山后面的一颗星星，而我是大路上的一个过客。

可是，满满的水壶靠着臀部，你在河滨小径上走过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驻足片刻，透过面纱瞅我的脸呢?

## 二〇

一天复一天的，他来了又去了。

去吧，我的朋友，从我的鬓发上取下一朵花来，拿去送给他吧。

如果他问你是谁送的花，我求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因为他只不过是来了又去了。

他坐在树下的尘土上。

我的朋友，用花与叶在那儿铺设一个座位吧。

他的眼睛是悲哀的，也给我的心带来了悲哀。

他并不诉说他心里的心事；他只不过是来了又去了。

## 二一

当天色方曙的时候，这个徬徨的年青人，为什么他偏要来到我的门口呢?

我每次走出走进都从他身边经过，而他的脸又吸住了我的眼睛。

我不知道我应该跟他说话还是保持沉默。为什么他偏要来到我的门口呢?

七月里多云的夜是黝黑的；秋季里的天空是蓝得柔和的；南风骀荡的春日是心神不定的。

每次他都用新鲜的调子创作了他的歌曲。

我搁下我的工作，而我的眼睛蒙蒙眬眬。为什么他偏要来到我的门口呢?

## 二二

当她快步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她的衣裙的边缘触及了我。

从一颗心的未知的岛上，吹来了一丝突如其来的、温暖的、春天的气息。

衣裙窸窣的飘忽的接触，轻拂即逝，仿佛那撕掉的花瓣飘扬在微风里。

这飘忽的接触落在我的心上，仿佛就是她肉体的叹息和心灵的低诉。

## 二三

为什么你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地坐在那儿，把你的手镯摆弄得叮当作响呢?

盛满你的水壶。该是你回家的时候了。

为什么你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地双手搅弄着河水，间歇地望着大路上的什么人呢?

盛满你的水壶，回到家里来吧。

早晨的时刻消逝了——幽暗的河水奔流不息。

波浪大笑而又窃窃私语，只不过是逢场作戏。

在那儿土地隆起的地方，浮云已经聚集在天边了。

浮云流连不去，对你的脸凝视而微笑，只不过是
逢场作戏。
盛满你的水壶，回到家里来吧。

## 二四

不要严守你心里的秘密，我的朋友。
你悄悄地告诉我，只告诉我一个人。
你笑得那末温和，你柔声低诉；静听你的将是我的心，不是我的耳朵。

夜是深沉的，屋子是寂静的，鸟巢也笼罩着睡意。
告诉我，透过欲泣犹止的眼泪、踌躇未决的微笑，怀着甜蜜的羞怯与痛苦，把你心里的秘密告诉我，告诉我！

## 二五

“到我们这儿来吧，年青人，你老实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的眼睛里透着疯狂？”

“我不知道我喝了什么野罂粟花酒，以致眼睛里透着这种疯狂。”

“呵，好不害羞！”

“哦，有的聪明，有的愚蠢；有的仔细谨慎，有的漫不经心。有的眼睛微笑，有的眼睛流泪——而我的眼睛里透着疯狂。”

“年青人，你为什么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树荫里？”

“我心上的重担使我的双足疲倦无力，步履艰难，我就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树荫里。”

“啊，好不害羞！”

**“哦，有的迈步前进，有的踌躇逡巡；有的自由自在，有的束手缚足——而我心上的重担使我的双足疲倦无力，步履艰难。”**

## 二六

“我收受你自愿的手所给予的。我别无他求。”

“是的，是的，谦和的求乞者，我懂得你，你要求的是人家所有的一切。”

“如果有一朵飘零的落花给我，我就戴在我的心上。”

“但如果花上有刺呢？”

“我就忍受。”

“是的，是的，谦和的求乞者，我懂得你，你要求的是人家所有的一切。”

“如果你抬起爱恋的眼睛瞧我的脸，哪怕只是一次，也会使我生命甜蜜，而置死亡于无地。”

“但如果只是残酷的眼色呢？”

**“我就留着它刺透我的心。”**

**“是的，是的，谦和的求乞者，我懂得你，你要求的是人家所有的一切。”**

## 二七

“相信爱情，即使它给你带来悲哀也要相信爱情。别深锁紧闭你的心。”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是玄妙的，我不能够了解它们的意义。”

“心就是为了交给别人的，伴随着一滴眼泪和一支歌曲，我的情人。”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是玄妙的，我不能够了解它们的意义。”

“快乐象露水一样脆弱，大笑之际就消失无遗。但悲哀是坚强而持久的。让悲哀的爱情在你的眼睛里醒来。”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是玄妙的，我不能了

解它们的意义。”

“莲花在太阳的眼光下开放，因而失掉了它所有的一切。于是它就不会在永远的冬日之雾里始终含苞待放。”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是玄妙的，我不能了解它们的意义。”

## 二八

你询问的眼睛是悲伤的。你的眼睛要探索我心里的意思，正如月亮要探测大海的深浅。

我已经把我的生活自始至终暴露在你的眼前，毫无隐藏，也毫无保留。这就是你为什么不了解我的缘故。

如果它只是一块宝石，我就能把它打成碎片，串成项链，戴在你的脖子上。

如果它只是一朵花，圆圆的，玲珑而又芳香，我就能把它从花茎上摘下来，缀在你的头发上。

然而它是一颗心啊，我的亲爱的。哪儿是它的边哪儿是它的底呢?

你不知道这王国的疆界，而你仍然是这王国的皇后。

如果它只是片刻的欢乐，它就会在悠然的一笑

中绽成花朵，而你就能在刹那间看到它、领会它。

如果它只是一种痛苦，它就会溶化成晶莹的泪珠，不用说一句话就反映出最隐秘的秘密。

然而它是爱情啊，我的亲爱的。

它的欢乐和痛苦是无限的，而无穷的是它的贫乏和富足。

它象你的生命一样的贴近你，然而你永远不能完全了解它啊。

## 二九

跟我说吧，我的情人！把你所歌唱的，用言语告诉我吧。

夜是幽暗的。星星隐没在云层里。风在树叶间叹息。

我要披散我的头发。我的蓝色斗篷，将象黑夜一样把我团团裹住。我要把你的头抱在我的胸口；而你就在甜蜜的孤寂中，喃喃诉说你心头的话。我要闭目静听。我决不凝眸看你的脸。

你的话说完了，我们就默然静坐。只有树木将在黑暗中悄悄低语。

黑夜将要泛白。白天将要破晓。我们将凝眸相视，然后各人走各人的路。

跟我说吧，我的情人！把你所歌唱的，用言语告诉我吧。

## 三〇

你是在我的梦之天空里飘浮着的晚霞。

我永远用爱的渴望来描绘和塑造你的形象。

我无穷的梦里的居民啊，你是我的亲亲，我的亲亲！

我的夕阳之歌的采集人啊，你的双足因我心头欲望的霞光而嫣红。

你的嘴唇因我痛苦的酒味而甜苦。

我孤寂的梦的居民啊，你是我的亲亲，我的亲亲！

出没在我凝眸睇视里的人儿啊，我已经用我热情的阴影，染黑了你的眼睛。

我的情人啊，我已经用我音乐的网，逮住了你，

裹住了你。

我不朽的梦里的居民啊，你是我的亲亲，我的亲亲。

# 三一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已经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

你的眼睛是早晨的摇篮，你的眼睛是繁星的王国。

我的歌曲，消失在你眼睛的深处。

就让我翱翔在那一片天空里，翱翔在那一片孤寂无垠的空间里。

就让我排开它那朵朵的云彩，在它的阳光里展翅飞翔。

## 三二

告诉我，这一切可是真的，我的情人，这可是真的?

当我的眼睛闪射出电光，你胸中的乌云就报之以风暴?

我的嘴唇，真的象那第一次意识到的爱情在蓓蕾方绽时一样的甜蜜?

那逝去的五月的记忆，竟还萦绕在我的手足之间?

我的双脚接触大地时，大地竟为之震动，象竖琴一样响起了音乐?

那末，黑夜看见了我便眼睛里掉下露水，晨曦拥抱了我的身体便欢欣喜悦，可又是真的吗?

可是真的，可是真的，你的爱情竟历尽千年万代、走遍天涯海角、不辞跋涉地找寻我吗?

而当你终于找到了我的时候，你那年深月久的热情，真的也就在我的温柔的言语、眼睛、嘴唇和飘垂的头发里，找到了完满的安宁吗?

那末，宇宙的神秘就写在我渺小的额角上，可又是真的吗?

告诉我，我的情人，这一切可是真的?

## 三三

我爱你，心爱的。原谅我的爱情吧。

我象一只迷失方向的鸟，落入了情网。

我的心在被震动的时候落掉了面纱而袒露无遗。用怜悯掩盖它，心爱的，而且原谅我的爱情吧。

如果你不能爱我，心爱的，原谅我的痛苦吧。

不要远远地斜着眼睛瞅我。

我要偷偷地回到角落里，坐在黑暗里。

我要用双手掩盖我的赤裸的羞耻。

转过脸去吧，心爱的，而且原谅我的痛苦吧。

如果你爱我，心爱的，原谅我的欢乐吧。

当我的心为幸福的洪流卷走的时候，不要对我

危险的放纵投以哂笑。

当我坐上我的宝座，以爱情的专制统治你，当我象一个女神似的赐给你宠爱的时候，心爱的，容忍我的骄傲，而且原谅我的欢乐吧。

## 三四

我的情人，你可不要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走啊。
我守了整整一夜，现在我的眼睛沉重而困倦。
我不敢睡熟，我怕在睡熟的时候失掉了你。
我的情人，你可不要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走啊。

我跳起身来，我伸出手来触摸你。我问我自己，“这难道是梦？”
但愿我能用我的心缠住你的双脚，把它们紧紧抱在我的怀里！
我的情人，你可不要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走啊。

## 三五

生怕我不费功夫就懂得你：你就故意逗弄我。

你用笑声的闪光使我的眼睛迷眩，从而掩饰你的眼泪。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巧计，

你从来不说你心里要说的话。

生怕我不珍爱你：你就千方百计的躲避我。

生怕我把你与众人混淆不清，你就站在一边。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巧计，

你从来不走你心里要走的路。

你的要求超过了别人的，那就是你为什么缄默的缘故。

你用玩笑的漫不经心的神情回避了我的礼

物。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巧计，

你从来不接受你心里要接受的东西。

## 三六

他低声悄语，“我的情人，抬起你的眼睛吧。”

我严厉地斥责他，我说，“走开!”然而他一动也不动。

他站在我的面前，握住了我的双手。我说，“别缠我!”然而他就是不走。

他的脸凑到我的耳边。我瞧他一眼，我说，“好不害臊!”然而他就是声色不动。

他的嘴唇接触我的面颊。我浑身发抖，我说，“你太放肆了!”然而他就是不识羞。

他把一朵花缀在我的头发上。我说，“这可没有用!”然而他就是站在那里声色不动。

他从我脖子上拿了花环走了。我哭泣，我问我的心：“为什么他不回来？”

## 三七

“美人，把你的鲜花环挂在我的脖子上，好吗？”

可是你必须知道，我已经编的那一个花环，是为了许多人编的，为那些只在刹那间见到的人，住在没有勘探过的地方的人，生活在诗人的诗歌里的人。

要求我的心酬答你的心，已经太晚了。

有过一个时候，我的生命象蓓蕾，一切芳香都贮藏在核心里。

现在可已经散之四方了。

谁知道那个能够把它重新收集和封藏起来的魔法呢？

我的心不是我自己的、仅仅献给一个人的心，我的心是献给许多人的。

## 三八

我的情人，从前你的诗人的心灵里，有一首伟大的史诗在航行。

咳，我一个不留神，它就触着了你叮当的脚镯，落了个悲哀的结局。

它碎成零落残破的歌，零乱地散落在你的脚下。

我所载运的一切古代战争的故事，被哗笑的波浪摇撼震荡，浸透了泪水，沉没了。

你一定得赔偿我这个损失，我的情人。

如果我对死后名垂不朽的期望是破灭了，你就使我在活着的时候不朽吧。

那末，我就决不惋惜我的损失，我就决不责备你。

## 三九

我整个儿早晨要想编一个花环，可是花朵腻滑难缀，纷纷掉落了。

你坐在那儿，你窥探的眼睛偷偷地从眼角上瞅着我。

问问这双暗暗地思量着恶作剧的眼睛吧，这究竟是谁的过失?

我要想唱一个歌，可是唱不成。

一个隐约的微笑悸动在你的嘴唇上；你向它追问我失败的原因吧。

让你微笑的嘴唇对天起誓：我的歌声是怎样的消失在沉默里，正如醉醺醺的蜜蜂消失在莲花里。

是黄昏了，是花朵合上花瓣的时候了。

允许我坐在你的身边，嘱咐我的嘴唇做那在静默中、在朦胧的星光里所能做的事吧。

## 四〇

当我来告别的时候，一丝怀疑的微笑掠过你的眼睛。

我来告别的次数太多了，所以你认为我不久就会回来的哩。

跟你说老实话吧，我自己心里也有同样的怀疑。

因为春日去而复来，圆月别后重访，而年复一年，繁花重发，嫣红枝头；我的辞行呢，仿佛也只是为了重新来到你的身边。

暂时保留着这幻想吧，不要轻率地把它匆匆送走。

当我说我要永远离开你了，你就把它当做真话，让泪水的雾暂时加深你黑色的眼眶吧。

你再尽情地娇笑吧，当我重来的时候。

## 四一

我渴望着把我必须跟你说的、最为深情的话说出来；可是我不敢，我怕你会笑。
我所以嘲笑自己、玩笑地粉碎我的秘密，也就是这个缘故。
我轻视我的痛苦，因为我生怕你会这样。

我渴望着把我必须跟你说的、最为真实的话告诉你；可是我不敢，我怕你会不相信这些话。
我所以用谎言掩饰真话，说些与本意相违的话语，也就是这个缘故。
我使我的痛苦显得荒唐可笑，因为我生怕你会这样。

我渴望着把我要对你说的、最为宝贵的话都运

用出来；可是我不敢，我怕你不会用同样宝贵的话来回答我。

我所以用无情的名字称呼你，吹嘘我的冷酷的力量，也就是这个缘故。

我伤你的心，因为我生怕你永远不会懂得任何痛苦。

我渴望着默默地坐在你的身边；可是我不敢，我怕我的舌头会泄漏我心里的情感。

我所以信口絮聒，把我的心掩藏在言语后面，也就是这个缘故。

我粗暴地对待我的痛苦，因为我生怕你会这样。

我渴望着要从你身边逃开；可是我不敢，我怕我的懦弱会被你觉察。

我所以把头抬得高高的，满不在乎地来到你的面前，也就是这个缘故。

你不断投给我的眼色啊，使我的痛苦常新。

## 四二

呵，疯了，酩酊大醉了；

如果你踢开大门，当着大家的面装傻逗笑；

如果你瞧不起节俭，一夜之间花得囊空如洗；

如果你走稀奇古怪的道路，玩赏毫无用处的东西；

如果你既不欣赏诗歌，也不讲求道理；

如果你在风暴中启碇扬帆，却把船上的舵劈成两爿。

那末我就学你的样，伙伴，喝醉而止于沦落。

我跟稳健聪明的邻居作伴，浪费了我的日日夜夜。

穷究苦学，使我的头发灰白；审视细察，使我的眼睛模糊。

我多年来搜集了积聚了不少断卷残篇：
我把它们撕碎践踏，我把它们丢个干净。
因为我知道：智慧的登峰造极就是喝醉而止于沦落。

让一切不正当的顾虑消失，让我毫无希望地迷失我的道路。
让一阵晕眩的狂风刮来，把我从碇泊的地方疾卷而去。
世界上充满了尊贵的人和聪明能干的工人。
有轻而易举地僭越人前的人，有规规矩矩追随人后的人。
让他们幸福昌盛，让我栖栖皇皇的徒劳无功。
因为我知道，一切的收场结果就是喝醉而止于沦落。

我发誓要在此刻把一切要求听任体面的上等人发落。
我放弃博学多问的自豪，明辨是非的骄傲。
我要粉碎记忆的瓶子，洒掉最后一滴眼泪。

**我要用浆果红酒的泡沫，浸润、激发我的欢笑。**
**此刻我要把谦恭稳重的肩章撕个稀烂。**
**我立下神圣的誓：我要变得一无是处，喝醉而止于沦落。**

## 四三

不，我的朋友，你说什么我也决不做苦行僧。
如果她不跟我一同许愿发誓，我决不做苦行僧。
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主意，如果我找不到隐庇之所，找不到苦修苦炼的伴侣，我决不肯变成苦行僧。

不，我的朋友，如果在回响的树荫下没有欢乐的笑声，如果风里没有番红花色斗篷的窸窣声，如果森林的寂静不是由柔声细语所加深，我决不离开我的家庭，我决不隐遁在森林的孤寂里。
我决不做苦行僧。

## 四四

长老，饶恕这一对罪人吧。今天春风在狂野地疾卷奔腾，卷走了尘土，卷走了枯叶；而你的教训也随着尘土和枯叶而消失了。

长老，不要说人生是空虚的。

因为我们已经一度与死亡互不相犯，我们俩仅仅在这几个芬芳的时辰里就得到了永生。

哪怕开来了国王的军队，猛烈地攻击我们，我们也要悲哀地摇摇我们的头，说：兄弟们，你们在打搅我们了。如果你们一定要玩这喧闹的游戏，到别处去动你们的干戈吧。因为我们只是在稍纵即逝的片刻里得到了永生。

如果友好的人们围拢来了，我们也要谦和地向他们鞠躬，说：这放浪形骸的好运对于我们是

件窘迫的事。我们所居住的无穷的天空里，缺少转身的余地。因为春天里繁花成群地开放，蜜蜂忙碌的翅膀彼此冲撞。我们的小小的天堂，只住着我们这两个不朽的人的地方，是狭窄得太可笑了啊。

## 四五

祝福必须走的客人一路平安，抹掉他们的一切脚印吧。

怀着微笑，把凡属平易、单纯和亲近的事物抱在你的胸头。

今天是不知何时死亡的幻影们的节日。

让你的欢笑只化作毫无意义的快乐，正如涟波上闪烁的光亮一样。

让你的生命轻捷地在时间的边缘上跳舞，正如树叶尖端上的露水一样。

弹你竖琴上的弦，弹出无常的、转瞬即逝的韵律来吧。

## 四六

你丢下我径自去了。

我觉得我应该为你哀伤，应该在我那黄金的歌编成的心里，安置你的孤独的形象。

可是，我的恶运，时光是短促的啊。

青春年复一年的老去；春天的日子捉摸不定；娇弱的花朵白白的雕落；而聪明人警告我：人生不过是荷叶上的一颗露珠。

难道我应该眼睛盯着那抛弃我的人而忽视这一切吗？

那可是粗暴和愚蠢了，因为时光是短促的啊。

那末，你踏着啪达啪达的脚步来吧，我的雨夜；你微笑吧，我的金黄色的秋天；你来吧，无忧

无虑的四月，把你的热吻散诸四方吧。
你来吧，还有你，还有你也来吧！
我的亲爱的，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是长生不老的。为一个偷走她的心的人而柔肠寸断可是聪明的吗？因为时光是短促的啊。

甜蜜的是坐在角落里冥想你是我的整个宇宙，而且拈韵写成诗篇。
英勇的是怀抱自己的哀愁，决心拒绝一切安慰。
可是一张清朗的脸在我的门口窥探，抬起了他的眼睛和我凝眸相视。
我不能不擦掉我的眼泪，改变我的歌曲的调子。
因为时光是短促的啊。

# 四七

如果你的意思要这样，我就结束我的歌唱。

如果我的凝视使你心跳，我就把眼光从你的脸上移开。

如果我在你的小路上使你突然受惊，我就踅开，走另一条小径。

如果在你编织花朵时搅乱了你，我就回避你的孤寂的花园。

如果我划船使流水淘气而狂野，我就不在你的岸边划我的小船。

## 四八

从你的温存的束缚中把我解放出来吧，我的情
人！这接吻的酒是不能再饮了。
这浓重的熏香之雾啊，窒息我的心。
打开门户，让晨光进来吧。
裹在你双臂围绕的拥抱里，我为你心迷神移了。
从你的魅力里把我解放出来吧，还我男子气概，
使我能以解放了的心贡献给你吧。

## 四九

我握住她的手，把她紧抱在我的怀里。

我想以她的美丽丰富我的手臂，以接吻劫掠她的甜笑，以我的眼睛畅饮她的黑黝黝的眼色。

啊，可是，它在哪儿呢？谁能强取天空的蔚蓝呢？

我竭力要把捉住美；美躲开了我，只留下肉体在我的手里。

我回来了，挫败了也疲倦了。

肉体怎么能接触那只有精神可以接触的花朵呢？

## 五〇

亲爱的，我的心日夜渴望着与你相会——因为这相会好象吞噬一切的死亡。

象风暴似的把我疾卷而去；取走我所有的一切；打破我的睡眠，夺去我的梦。盗劫我的整个宇宙。

在这浩劫之中，在这精神的全然赤裸之中，让我们在美里面融合为一吧。

我的虚妄的欲望呀！我的神，除了在你那里，哪儿有这融合为一的希望呢？

## 五一

那末唱完这最后的歌，让我们离开吧。

际此再也没有夜的时候，忘掉这一夜吧。

我想要把谁抱在怀里呢？梦是永远逮不住的。

我的热切的手，把空虚紧抱在心头，而它暗伤了我的胸膛。

## 五二

为什么灯灭了?

我用斗篷遮住灯挡住风，这就是灯为什么灭的缘故。

为什么花谢了?

我怀着渴切的爱把花紧抱在胸头，这就是花为什么谢的缘故。

为什么溪水干了?

我在溪上筑堰、拦起水来给我使用，这就是溪水为什么干涸的缘故。

为什么琴弦断了?

我硬要弹出琴弦不能胜任的高音，这就是琴弦为什么绷断的缘故。

## 五三

为什么你以一个眼色使我蒙羞受辱?

我不是作为乞丐而来的。

我只是在花园篱笆外你的院子尽头站了片刻罢了。

为什么你以一个眼色使我蒙羞受辱呢?

我没有在你的花园里采一朵花、摘一颗果实。

我在每一个陌生的旅人都可以驻足的地方，在这路边的树荫下，谦卑地找我的托庇之所。

我一朵玫瑰也没有采撷啊。

是的，我的双足是疲倦的，而阵雨又倾盆而下。

风在摇摆着的竹枝间呼啸。

云仿佛仓皇溃退般的驰过天空。

我的双足是疲倦的啊。

你对我怎么个想法，或是你正在门口等着什么人，我可不知道。
一闪一闪的电光，眩惑你凝望的眼睛。
我怎么能知道，你还看得见站在黑暗中的我呢?
你对我怎么个想法，我可不知道啊。

白昼是尽了，雨已经停了一会儿了。
我离开你的花园尽头的树荫，离开青草上的这个座位。
天已经黑了；关上你的门吧；我走我的路了。
白昼是尽了啊。

## 五四

在这市集已过、黄昏深沉的时候，你提着篮子匆匆地到何处去呢?

她们都背负着重担回家来了；而月亮在乡村树木的上方窥视。

叫唤摆渡的回声，越过黑暗的水面，飘向野鸭在那儿沉睡的、遥远的池沼。

在这市集已过的时候，你提着篮子匆匆地到何处去呢?

睡眠把她的手指按在大地的眼睛上了。

乌鸦的巢已经归于沉寂，竹叶的微语声也静下去了。

从田野里归来的劳动者，在院子里摊开了席子了。

在这市集已过的时候，你提着篮子匆匆地到何处去呢?

## 五五

你出去的时候，正是中午。

天空里的太阳是酷烈的。

你出去的时候，我已做完了我的工作，孤零零地坐在我的露台上啊。

飘忽的回风，穿过许多遥远的田野的芳香，一阵阵的簸扬过来。

鸽子不倦的在浓荫里咕咕地叫，一个闯到我房间里来的蜜蜂，嗡嗡地诉说遥远的田野的消息。

乡村在正午的炎热里沉睡。大路寂无人影。

树叶的萧萧声，倏忽地起而复落。

乡村在正午的炎热里沉睡，而我在凝视天空，把

我所熟悉的那个人的名字，织在蔚蓝的穹隆里。

我已忘记了编我的辫子。慵倦的风在我的面颊上逗弄我的头发。
绿树成荫的河岸下，河水在平静地流着。
懒洋洋的白云滞留不动。
我已忘记了编我的辫子。

你出去的时候，正是中午。
大路上的尘土是炽热的，而田野在喘息。
鸽子在浓密的树叶里咕咕地叫。
你出去的时候，我孤零零地坐在我的露台上啊。

## 五六

我是忙于微贱的日常家务的、许多妇女中间的一个。

为什么你单把我挑出来，把我从平凡生活的凉快的荫蔽之所带走呢?

没有流露的爱情是神圣的。它在隐藏的心底幽暗里，闪耀如宝石。它在好奇的白日光里，就显得黯淡而可怜。

啊，你闯进我的心扉，把我颤栗着的爱情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永远地毁掉了它那藏巢的、荫蔽的角落。

其他的妇女还是跟往常一样。

没有人窥测她们的身心深处，连她们本人也不

知道自己的秘密。

她们轻快地微笑，也轻快地哭泣、闲谈和工作。

她们每天到庙里去礼拜，每天点亮她们的灯，每天到河边去汲水。

我希望我的爱情能免于无所遮掩的战战兢兢的羞耻，可是你转过了你的脸。

是的，你的路展开在你的眼前，可是你已切断了我的归途，留下我剥得赤裸裸的，面对那以没有眼帘的眼睛日夜凝视着的宇宙。

## 五七

宇宙啊，我采撷你的花朵。

我把花紧抱在心头，而花的刺却刺痛了我。

当白昼消逝、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发觉花已经萎谢了，但痛苦依然存在。

宇宙啊，更多的花朵将带着芳香和妍丽来到你的身边。

但我采集花朵的时机是过去了；没有玫瑰，只有滞留的痛苦伴我度过长夜。

## 五八

一天早晨，在花圃里，一个盲女孩献给我一个用一片荷叶盖着的花链。

我把那花的项链围在我的脖子上，而泪水涌到了我的眼睛里。

我吻她，我说，“你甚至是象花一样盲目啊，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的礼物是多么美丽。”

## 五九

女人啊，你不仅是上帝的杰作，而且也是男人的杰作；这些人永远从他们心里把美丽赋与你。

诗人们在以金色的幻想的线为你织网；画家们在给你的形体以永久常新的不朽。

为了使你更加珍贵，大海献出珍珠，矿山献出金子，夏天的花园献出花朵，来装饰你、遮掩你。

男子心里的欲望，把它的光辉洒遍了你的青春。

你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梦。

## 六〇

在人生的匆忙与喧哗之中，雕刻在石头上的美
啊，你默默地静静地站在那儿，孤独而超脱。
伟大的时间迷恋地坐在你的脚下，喃喃而语：
“说话吧，跟我说吧，我的情人；说话吧，我的新
娘！”
但是你的话封闭在石头里，不为所动的美啊！

## 六一

安静吧，我的心，让这分别的时刻成为甜蜜的。

让它不成为死而成为完满。

让爱情融成回忆而痛苦化成歌曲。

让冲天的翱翔终之以归巢敛翅。

让你的手的最后的接触，温柔如夜间的花朵。

美丽的终局啊，站住一忽儿，在缄默中说出你最后的话吧。

我向你鞠躬，而且举起我的灯照你上路。

## 六二

在梦中昏暗的小径里，我去找寻前生属于我的情人。

她的家座落在一条荒凉的街道的尽头。
在黄昏的微风里，她宠爱的孔雀在栖枝上打盹，而鸽子静静地躲在角落里。

她在大门口放下她的灯，她站在我的面前。
她抬起她的大眼睛瞧我的脸，默默无言地问：“你好吗，我的朋友。”
我要想回答，可是我们的语言已经失落了，忘记了。

我想了又想；我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泪水在她的眼睛里闪亮。她向我伸出了她的右手。我握住她的手，默然伫立。**

**我们的灯火在黄昏的微风中摇曳、熄灭了。**

## 六三

旅人，你一定要走吗?

夜是静谧的，黑暗昏睡在树林上。

露台上灯火辉煌，繁花朵朵鲜丽，年青的眼睛也还是清醒的。

是你离别的时候到了吗?

旅人，你一定要走吗?

我们不曾以恳求的手臂束缚你的双足。

你的门是开着的。你的马儿上了鞍子站在门口。

如果我们曾设法挡住你的去路，那也不过是用我们的歌曲罢了。

如果我们曾设法拉你回来，那也不过是用我们的眼睛罢了。

旅人，要留住你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有

眼泪。

是什么不灭的火在你眼睛里灼灼发亮?
是什么不安的狂热在你的血液里奔腾?
黑暗中有什么呼唤在驱策你?
你在天空的繁星间看到了什么可怕的魔法，黑夜乃带着封缄的密讯，进入了你沉默而古怪的心?

疲倦的心啊，如果你不爱欢乐的聚会，如果你一定要安静，我们就灭掉我们的灯，也不再弹奏我们的竖琴。
我们就静静地坐在黑暗中的叶声萧萧里，而疲倦的月亮就会把苍白的光华洒在你的窗子上。
旅人啊，是什么不眠的精灵从子夜的心里触动了你呢?

## 六四

我在大路的灼热的尘土上消磨我的白昼。

现在，在黄昏的凉意里，我敲旅店的门。旅店荒凉颓败了。

一棵狰狞的阿刹思树，在墙垣的裂缝里伸展着饥饿的抓紧不放的树根。

曾经有过这样的日子：那时候徒步的旅行者，到这儿来洗他们疲倦的脚。

他们在初升的月亮朦胧的光辉里，在院子里铺开了席子，坐下来谈远方异域。

他们在早晨神清气爽地醒来：鸟雀使他们愉快，友好的繁花在路旁向他们点头。

但当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没有点亮的灯在等我。

好几盏被遗忘了的黄昏的灯，留下了黑色的烟

煤；而烟煤象盲人的眼睛，从墙上瞪目凝视。
萤火虫在干涸的池边丛莽里飞翔，竹枝把阴影
投掷在长满青草的小径上。
我是在我的白昼尽头的、根本没有主人的来客。
漫漫长夜在我的前面，而我是疲倦了。

## 六五

那又是你的呼唤吗?

黄昏已经来了。疲倦环绕着我好象求爱的手臂。

你呼唤我吗?

我已经把我整个儿白昼贡献给你了，残酷的情人，你一定还要剥夺我的黑夜?

凡事总有个尽头的地方，而黑夜的寂寞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

你的声音一定要划破黑夜的寂寞向我袭来吗?

难道黄昏没有在你门口留下睡眠的音乐?

难道翅膀无声的星星，从来不攀登你无情的高楼之上的天空?

难道你花园里的花朵，从来不在温柔的雕亡里

落入尘土?

你这不安宁的，你一定要呼唤我?
那末让悲伤的爱情之眼徒然凝眸和哀泣吧。
让灯火在孤寂的屋子里燃烧吧。
让渡船送疲倦的劳动者归家吧。
我丢下我的梦，我奔赴你的召唤。

## 六六

一个流浪的疯子在寻找着点金石，他沾满尘土的头发蓬乱蜡黄，身体消瘦得成了影子。他的嘴唇紧闭，象他的紧闭的心扉；而他的燃烧着的眼睛，好象找寻伴侣的萤火虫。

无垠的大海在他面前咆哮。

滔滔的波浪不绝地谈到蕴藏的宝库，嘲笑那不知其意义的人们的愚昧。

也许他现在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然而他不肯罢休，因为这种探索已经成为他的生命——

正如海洋为了那不可企及的，永远向天空举起它的胳膊——

正如星星周而复始的运行，然而始终追求着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

头发蓬乱蜡黄的疯子竟这样的依旧徘徊在孤寂的海滩上，找寻点金石。

有一天，一个乡下孩子跑过来问道，“告诉我，你是在哪儿找到那系在你腰间的金链子的？”

疯子大吃一惊——过去一度是铁的链子现在确实是金的了；这不是梦，然而他不知道链子在什么时候起的变化。

他狂乱地打他的额角——哪儿，啊，他在哪儿不知其然而然地获得了成功？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捡起石子，擦擦链子，然后又把石子掷掉，也不看看是否已经发生变化；疯子就是这样的找到了而又失掉了点金石。

太阳正低低地向西方沉落，天空是金色的。

疯子走上回头路，重新去找寻失掉了的宝贝，精疲力尽，弯腰曲背，心灰意懒，象一棵连根拔起的树木。

## 六七

虽然黄昏姗姗而来，已经示意一切歌曲停歇；
虽然你的同伴已经回去休息，而你也已经精疲力竭；
虽然恐惧在黑暗里孵育，天空的脸也蒙上了面纱；
然而鸟啊，我的鸟啊，听我的话，你可不要停止飞翔。

那不是森林中树叶的幽暗，那是象深黑色的蛇一样在起伏着的大海。
那不是盛开的素馨花的舞蹈，那是闪光的泡沫。
啊，哪儿是阳光普照的绿色的海岸？哪儿是你的巢？
鸟啊，我的鸟啊，听我的话，你可不要停止飞翔。

寂寞的夜躺在你的道路上，黎明睡在朦胧的山岭后。
星星屏息着计算时辰，衰弱的月亮游泳于深湛的夜。
鸟啊，我的鸟啊，听我的话，你可不要停止飞翔。

对于你，没有希望，没有恐惧。
没有言辞，没有低语，没有呼唤。
没有家，没有休息的床。
只有你自己的一对翅膀和没有道路的天空。
鸟啊，我的鸟啊，听我的话，你可不要停止飞翔。

## 六八

没有一个人长生不老，也没有一件东西永久长存。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我们的一生不是一个古老的负担，我们的道路不是一条漫长的旅程。

一个独一无二的诗人不必唱一个古老的歌。

花褪色了，雕零了；戴花的人却不必永远为它悲伤。

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一定要有完全的休止，才纺织成完美的音乐。

为了沉溺在金色的阴影里，人生向夕阳沉落。

一定要把爱情从嬉戏中唤回来饮烦恼的酒，一定要把它带到眼泪的天堂。

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我们赶紧采集繁花，否则繁花要被路过的风蹂躏了。
攫取那迟一步就会消失的吻，使我们的血脉畅通，眼睛明亮。
我们的生活是热烈的，我们的欲望是强烈的，因为时间在敲着别离的丧钟。
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我们来不及把一件东西抓住，挤碎，而又弃之于尘土。
一个个时辰，把自己的梦藏在裙子里，迅速地消逝了。
我们的一生是短促的；一生只给我们几天恋爱的日子。
如果生命是为了艰辛劳役的话，那就无穷地长了。
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我们觉得美是甜蜜的，因为她同我们的生命依

循着同样飞速的调子一起舞蹈。

我们觉得知识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永远来不及使知识臻于完善。

一切都是在永恒的天堂里做成和完成的。

然而，大地的幻想之花，是由死亡来长保永新的。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 六九

我追逐金鹿。

你也许会笑，我的朋友，可是我仍追求那躲避我的幻象。

我翻山越谷，我浪迹无名的乡土，因为我是在追逐着金鹿。

你来到市集上买东西，满载而归；而无家可归的风，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使我着了魔。

我心里了无牵挂；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远远的抛在身后了。

我翻山越谷，我浪迹无名的乡土——因为我是在追逐着金鹿。

## 七〇

我记得我童年时期的一天，我浮一叶纸船在沟渠里。

这是七月里潮湿的一天；我独自一人，玩得好生高兴。

我浮我的纸船在沟渠里。

蓦然阴霾密集，暴风突发，大雨倾盆而下。

涌上来浑浊的川流，涨满了沟渠，沉没了我的船。

我心里怨艾：暴风雨是故意来毁坏我的幸福的，它的一切恶毒都是对我而发的。

如今七月里阴沉的日子是悠长的，我一直在想着一生里我是失败者的那些个事情。

**正当我责备命运在我身上玩弄的许多诡计的时候，我突然记起了沉没在沟渠里的纸船。**

## 七一

白昼还没有完，河边上的市集还没有结束。

我曾担心我的时间已经浪费掉了，我最后的一文钱也丢失了。

可是不，我的兄弟，我还留下一些东西。我的命运并没有骗走了我的一切。

买卖是结束了。

双方应得的东西都已经收好了，是我回家的时候了。

可是，守门的人，你要收过境的费用?

不要担心，我还留下一些东西。我的命运并没有骗走了我的一切。

疾风的暂息，威胁着风暴将临，而西方低垂的

云，又化为凶兆。
流水寂静，等待着狂飙。
我得在黑夜追及我之前赶紧渡过河去。
摆渡的人啊，你要收你的渡资！
是的，兄弟。我还留下一些东西。我的命运并没有骗走了我的一切。

道旁树下坐着乞丐。咳，他怀着胆怯的希望瞧我哩！
他以为一天所得已使我成了富人。
是的，兄弟，我还留下一些东西。我的命运并没有骗走了我的一切。

夜暗下来了，道路寂寞。萤火虫在树叶之间闪烁生光。
你是谁，竟踏着偷偷的悄悄的步子尾随着我？
啊，我知道了，你是想抢劫我挣得的一切财物。我决不使你失望！
因为我还留下一些东西，而我的命运并没有骗走了我的一切。

我在子夜到达家里。我的两手是空空的。

你睁着焦急的眼睛在门口等候，不睡不眠，默默无言。

你怀着热烈的爱情，象一只怯生生的鸟投身在我的胸口。

咳，咳，天啊，还有不少东西留着呢。我的命运并没有骗走了我的一切。

## 七二

我连日辛苦，造了一个庙宇。这庙没有门没有窗，墙是用巨石密密地砌成的。

我忘却其它一切，我躲避整个世界，我在狂喜的沉思里凝视我安置在祭坛上的偶像。

庙里面永远是黑夜，又被香油的灯所照明。

供香的不断的烟，袅袅缭绕在我的心头。

不睡不眠，我用混乱纷杂的线条，在墙上刻划出荒诞不经的形体——插翅的马，人面的花，四肢象蛇的女人。

哪儿也没有通路可以传进来鸟的啁啾，叶子的萧萧，忙忙碌碌的村庄的喧哗。

唯一在这黑暗的庙里回响的声音，就是我念的咒语的声音。

我的心灵变得敏锐而宁静，象猛烈的火焰；我的

感觉昏迷在狂喜之中。

直到雷殛庙宇、我痛彻心肺为止，我不知道时间是怎样过去的。

灯看上去苍白而含羞；墙上的雕刻象是用链子缚住的梦，在亮光中无谓地瞪着眼睛，仿佛很想掩藏自己似的。

我瞧瞧祭台上的偶像。我看见偶像微笑，由于上帝生动的触摸而生气勃勃了。我所囚禁起来的黑夜已经展翅飞去，消失无遗了。

## 七三

无限的财富不是你的，我的坚忍的忧郁的大地母亲啊。

你辛勤劳动，使你的儿女可以糊口，然而食物是稀少的。

你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喜悦，永远是残缺的。

你为你儿女所作的玩具，是脆弱易碎的。

你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饥渴的希望，难道我就因此而抛弃你吗?

你那蒙上痛苦的阴影的微笑，对于我的眼睛是甜蜜的。

你那无有穷尽的爱，对于我的心是宝贵的。

你曾经在你的胸膛上，以生命而不是以不朽哺育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眼睛永远是警醒的缘故。

多少年来你以色彩和歌曲工作着，然而你的天堂并没有造成，只造成了伤心的、使人想起天堂的东西。

在你所创造的美丽的东西上面，笼罩着泪水的雾。

我要以我的歌注入你缄默的心，以我的爱注入你的爱。

我要以劳动来敬奉你。

我看到了你温柔的脸，我热爱你哀伤的尘土，大地母亲啊。

## 七四

在世界的听众会堂里，朴素的草叶，跟阳光和子夜的星辰同席共谈。

我的歌，就是这样的跟云和森林的音乐一同在世界的心里分占着席位。

朴素庄严的是太阳愉快的金色，是沉思的月亮柔美的光辉；可是你，有钱的人啊，你的财富却与这种朴素庄严无关。

拥抱一切的天空的祝福，是并不落在财富上的。

而当死亡出现的时候，财富就褪色，枯萎，化为尘土了。

## 七五

在半夜里，那个自封为苦行僧的人宣告道:

“这是我抛弃家庭出去找寻上帝的时候了。啊，是谁使我羁留在这里迷惑不悟如此之久呢？”

上帝轻轻说道,“是我,”然而这人的耳朵是闭塞的。

他的妻子怀里抱着睡熟的婴儿躺在那里，恬适地睡在床的一边。

那人说:“你们，愚弄我如此之久的，是谁呢？”

那声音又道:“是上帝啊,”可是他听不见。

婴儿在睡梦中啼哭，紧偎着他的母亲。

上帝命令:“站住，傻瓜，不要离开你的家,”但他还是没有听见。

上帝叹息而埋怨,“为什么我的仆人背弃了我而又到处云游寻找我呢？”

## 七六

市集在庙门前交易。从清晨起一直在下雨，而白昼是到了尽头了。

比纷至沓来的人群的一切欢乐还要愉快的，是一个女孩子的愉快的微笑：她用一文钱买了个棕榈树叶做的口哨。

那口哨的尖锐刺耳的欢喜，飘浮在一切欢笑和喧哗之上。

无穷无尽的人群涌来，你推我挤。道路是泥泞的，河流在泛滥，田地在不断的雨点下，都浸在水里了。

比纷至沓来的人群的一切苦恼还要重大的，是一个男孩子的苦恼：他没有一文钱买一根彩色的棍子。

他那凝视着铺子的、渴望的眼睛，使大人们的整个集会显得那么可怜而遗憾。

## 七七

来自西乡的工人和他的妻子，正在忙于为窑上掘土作砖。

他们的小女儿走到河滨埠头上；她在那里有做不完的洗盆擦罐的活儿。

她的小弟弟跟在她的后面。他剃着光头，赤裸着棕色的溅满泥浆的四肢；他听她的吩咐，耐心地等候在高高的河岸上。

她走回家去，头上顶着盛满的水壶，左手提着发亮的铜锅，右手搀着小孩子——她，母亲的小小的仆人，因为担负着家务的操劳而沉着严肃。

有一天，我看见这赤裸的小孩子伸开两腿坐着。

他的姐姐坐在河边，正用一撮沙土把一只酒壶转来转去的擦洗。

附近站着一只柔毛的羊羔，在沿着河岸吃草。

羊羔走近小孩子坐的地方，突然咩咩地大叫，孩子吓得跳起来，尖声叫喊。

他的姐姐丢下擦洗着的酒壶，跑过来了。

她一手抱起弟弟，一手抱起羊羔，她把她的温存分给他们两个，分给由一条爱的链子缚在一起的、兽的后代和人的后代。

# 七八

那是在五月里。炎炎的中午仿佛无穷的长。干燥的大地因为又热又渴而坼裂了。

我听到河畔传来呼唤的声音:“来吧，我的宝贝!”

我合上我的书，打开窗子向外张望。

我看到一只大水牛，毛皮上污泥斑斑，睁着沉静而耐心的眼睛，站在靠近河流的地方;而一个年青人，小腿浸在水里，在唤它去洗澡呢。

我莞尔微笑，我的心里感到一阵甜意。

## 七九

我常常疑问：兽的心不懂得人的言语，哪儿隐藏着人与兽之间的认识的界限呢？

在遥远的、创造万物的早晨，人与兽的心借以相见的那朴素的小径，是通过了什么原始的乐园的呢？

人与兽经常走过的那些脚印，并没有磨灭，虽然人兽之间的亲属关系，是久已被遗忘了。

然而，突然在某种没有言语的音乐里，朦胧的记忆醒过来了，兽怀着温柔的信任凝视人的脸，而人怀着欣悦的深情，俯身端详兽的眼睛。

这仿佛两个朋友戴着面具相见，彼此透过乔装模糊地相识了。

## 八〇

美丽的女人啊，你能以你的一个流盼，掠尽诗人竖琴上弹奏的歌曲的全部财富。

然而你对诗人的歌颂却充耳不闻，因此我就来歌颂你。

你能使世界上最骄傲的人拜倒在你的脚下。

然而你选以崇拜的，却是你所爱的无名的人，因此我就崇拜你。

你那完美的手臂的触摸爱抚，将使帝王的尊荣增加光辉。

然而你却用以扫除尘土，清洁你朴实无华的家，因此我就满心敬爱你。

## 八一

死神啊，我的死神！为什么你那么轻微地在我的耳畔低语?

当花朵在黄昏里枯萎，羊群回到羊栏里的时候，你偷偷地来到我的身边，说些我所不懂得的话。

死神啊，我的死神！难道你必须这样，必须以慵倦的言语的催眠和冰冷的接吻来追求我、赢得我?

难道我们的结婚就不会有华贵的典礼?

你就不愿在你茶色的鬈发上结上花环?

死神啊，我的死神，难道就不会有人擎着你的旗子在你前面开路，黑夜就不会因你的红色火炬而光焰万丈?

吹着你的海螺来吧，在无眠的夜里来吧。

给我披上猩红的袍子，握住我的手，娶我为你的妻子。

备好你的马车在我门口等候，让你的马不耐烦地嘶鸣。

掀起我的面纱，骄傲地瞧我的脸，死神啊，我的死神！

## 八二

今夜，我和我的新娘要玩死亡的游戏。

夜是黑的，天空里的云是变幻莫测的，而海上的波涛正在怒吼。

我和我的新娘，离开了入梦的床，打开大门，走出门来。

我们坐在秋千上，暴风从后面给我们一阵狂野的推动。

我的新娘又喜又惧地跳起身来，紧紧偎依在我的胸口。

我温柔地侍奉了她好久。

我给她做了个繁花缀成的床，我关上门，把她眼睛里狂野的光芒关在门外。

我轻轻吻她的嘴唇，柔声在她耳边低语，直至她在慵倦中半陷入昏迷。

她迷失在朦胧的甜情蜜意的无穷迷雾里。

她不回答我手的爱抚，而我的歌也唤不醒她。

今夜旷野风暴的呼唤，传到了我们的耳边。

我的新娘颤栗，站起身来，她抓住了我的手跑出去。

她的头发在风中飞舞，她的面纱飘扬，她的花环在她胸口飒飒作响。

死亡的推动——把她推进了生的境界。

我和我的新娘，我们脸对着脸、心对着心。

## 八三

她住在山麓一片玉米田的边缘上，在那化作哗笑的小溪、流过古树的庄严阴影的泉边。妇人们到那儿去盛满她们的水瓶，旅人们常在那儿休息谈天。她每天伴随着溪声潺潺，工作和做梦。

一天黄昏，陌生人从白雪深处的山峰上下来；陌生人的头发纠结如困倦的蛇。我们诧异地问：“你是谁？”他不回答，却坐在潺潺不息的溪畔，默默地凝望她所住的茅屋。我们的心在恐惧中发抖，我们回家时天已经黑了。

第二天，妇人们到杉树旁的泉水边取水，她们发现她的茅屋门户洞开，然而她的声音是没有了，她微笑的脸又在哪儿呢？空空的水壶倒在地板上，她的油灯已经在角落里燃尽了。没

有人知道她在天亮以前跑到哪儿去了——而陌生人已经走了。

在五月这一个月里，阳光强烈起来了，雪融解了，而我们坐在泉水边哭泣。我们心里诧异：“她所去的地方可有泉水，她能在这些炎热口渴的日子里盛满她的水壶吗？”我们互相惊异地询问：“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些山岭外面，可有陆地吗？”

是夏夜；微风从南方吹来；我坐在她的寂无人影的房间里，灯摆在那儿，依旧没有点上。突然，山岭在我眼前消失了，仿佛是拉开的幕。“啊，原来是她来了。你好吗，我的孩子？你幸福吗？可是，在这露天之下，你能在何处藏身呢？咳，可惜我们的泉水不在这儿，不能解你的渴。”

“这儿是同样的天空，”她说，“只是没有山岭的屏障罢了——扩大成为河的就是那同一条溪水，展开成为平原的就是那同一个大地。”“这儿各色俱全，”我叹息道，“只是我们可不在这儿啊。”她悲哀地微笑，说道，“你们在我的心

**里。”我醒来，听到了夜间溪声潺潺，杉树萧萧。**

## 八四

秋云被疾驰的太阳追逐着，它的影子掠过绿的和黄的稻田。

蜜蜂忘了吮它们的蜜了；陶醉于阳光，它们傻傻地翻飞哼鸣。

鸭子在河里的小岛上，毫无原因地乐得呷呷的闹。

兄弟们，今天早晨，让谁也别回家，让谁也别工作。

让我们袭击蔚蓝的天空，一面飞跑一面掠夺空间。

笑声浮动在天空里，仿佛泡沫浮动在汪洋大水上。

兄弟们，让我们在无谓的歌声里浪费我们的早晨吧。

## 八五

一百年后读着我的诗篇的读者啊，你是谁呢?

我不能从这春天的富丽里送你一朵花，我不能从那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缕金霞。

打开你的门眺望吧。

从你那繁花盛开的花园里，收集百年前消逝的花朵的芬芳馥郁的记忆吧。

在你心头的欢乐里，愿你能感觉到某一个春天早晨歌唱过的、那生气勃勃的欢乐，越过一百年传来它愉快的歌声。

一九五六年一月译完，三月校毕

# 重版小记

今年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诞生一百二十周年，也是他去世四十周年。前些日子，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电视报道里映出的泰戈尔作品中，有一本便是我译的《园丁集》。这就使我想起这个译本已经十多年、甚至近二十年没有重印了。据说香港印过，我没见到书，只是在十年浩劫中见过一次广告，可广告上没有刊登译者的姓名。好在上海的出版社在风狂雨暴的动乱中千方百计地把纸型保存下来了，我衷心感谢他们。这回重版，只是在挖改纸型许可的范围内对译文作了些小小的修改。

在雨过天晴、风和日丽的大好时光里纪念泰戈尔、重印《园丁集》，倒想摘引这个集子里的最后几行诗句：

在你心头的欢乐里，愿你能感觉到某一个春天早晨歌唱过的、那生气勃勃的欢乐，越过一百年传来它愉快的歌声。

吴　岩

一九八一年五月

这回利用改版重排的机会，我在文字上又作了些润饰。

吴　岩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GARDENER

本书根据 Bernhard Tauchritz Leipzig 1921 年版本译出

# 园　　丁　　集

〔印度〕泰 戈 尔 著

吴　　岩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75　插页 1　字数 58,000

1981 年 7 月新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72,001－149,0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重排）

平装定价：（六）0.40 元　　塑面本定价：0.57 元

书号：10188・251

封面设计　王　俭

书　号：10188 · 251
定　价：　0.40　元


读书中文网
www.dszw.net




推荐使用微信支付
观者 (*彤)
微信支付


支付宝
ALIPAY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